

格雷的畫像

奧斯卡·王爾德著 · 徐進夫譯





格雷的畫像

王爾德著・徐進夫譯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館卡號：60—1031

格雷的畫像

向日葵新刊③

N③

著	者：王	爾	德
譯	者：徐	進	夫

發行及出版：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話：7 8 3 4 7 8
郵購帳號：1 6 2 4 8

第一門市部：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
第二門市部：北市林森南路黎明讀者俱樂部

香港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刷：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新臺幣 元
美金 元

初版：中華民國61年元月20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前言

王爾德

藝術家係美妙事物的創造者。

揭示藝術品而掩藏藝術家，乃藝術之標的。

批評家係能將其對美妙事物之印象譯成另一種樣子或另一種材料的人。

批評的最高形式與最低形式一樣，乃是一種傳記的形式。

凡於美妙事物中尋求醜惡意義的人，均屬可憾之敗類。此喲一種罪過。

凡於美妙事物中發掘美妙意義的人，均是高人雅士。如此方有希望。

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對他們而言，美妙的事物祇有美的意味。

世上沒有道德或不道德的書。書祇有寫得好或寫得不好。如此而已。

十九世紀厭惡寫實主義，係由於醜惡的加利本見其鏡中的面目而羞惱。

十九世紀厭惡浪漫主義，乃因為醜惡的加利本不見其鏡中的面目而慍怒。

人們的道德生活雖構成藝術家的部份題材，但藝術的道德却將殘缺的媒介作完美之應用。藝術家之求證明任何事物。即使是真實可予證明之事，亦不予以證明。

藝術沒有道德的同情。藝術家的道德同情乃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陳腐作風。

藝術家向來健全，他可以表達一切。

思想與語言，對於藝術家而言，乃是藝術的工具。

罪惡和美德，對於藝術家而言，乃是藝術的材料。

從形式的觀點來看，一切藝術的類型皆是音樂的藝術。從感覺的觀點來看，演員的技巧屬於類型。

一切藝術，既是表面，亦是符號。

凡是進入到表面之下的人，是自冒其險。

凡是辨讀符號的人，是自冒其險。

藝術的真正反映的，乃是觀者，而非生活。

一件藝術作品的意見紛歧，顯示該件作品新穎，複雜，而又富於生命。

儘管批評家的意見不一，但藝術家自身則是調和的。

我們可以原諒某人做了一件有用的東西，只要他不讚美它。創作一件無用的東西，其唯一可以原諒的、祇是人們熱烈地讚賞它。

所有一切的藝術，均屬全然無用。

關於本書和它的作者

詩人、童話家、小說家、劇作家，兼唯美主義運動領導人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的都柏林，是喬埃斯和貝克特的前輩同鄉。他天資聰慧而又好學，九歲進入樸都拉皇家學校就讀，成績優異；十七歲升入三一學院，精究古典著作；二十歲入牛津大學 Magdalen 學院，以 *Ravenna* 一詩獲 *Newdigate* 文學獎。一八八一年，他將在校時及離校後所作的詩篇集成一本小冊子予以出版，立即轟動了當時的詩壇，被認為是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品，連續銷行了五版。

提起他的推行唯美主義運動，可以說是時運際會。當他在牛大讀書時，著名的藝術批評家羅斯金正在那兒講授藝術理論，故受他的影響頗深；接着在他二十二歲那年，又隨飽學的希臘學者馬格飛教授到意大利和希臘等地旅行，領略了許多他從未夢見的「美的境界」，認識了「美」的價值，培植了為「美」獻身的志趣。因此，當他走出校門後，便到倫敦參加唯美主義運動，大膽地鼓吹唯美主義藝術，要人以藝術美化人生。為了力行他的這個主張，他特地製了一身叫做「美的服裝」：天鵝絨的上衣，墨綠色的短褲，寬潤

的翻領襯衫，頸下繫一條色彩鮮明的大領帶，手裏經常拿着一支向日葵或百合花，到處宣揚他的主義；此後又應邀赴美法等國講演，促成了「爲藝術而藝術」的觀念，結識了許多文學和藝術界的名流，使他的名字與唯美主義結成了不可分的一體。

他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因誹謗案被捕入獄兩年，出獄後即移居法國，與紀德等人爲友。後因精神崩潰，又加貧病交迫，終於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客死巴黎，享年只有四十六歲。他於小說、童話、戲劇、詩歌及論文，皆有創作。論文有「意向」、「社會主義下的人類靈魂」等；詩歌有「拉芬娜」、「里丁監獄之歌」等；戲劇有「莎樂美」、「少奶奶的扇子」等；童話有「快樂王子」、「西班牙公主的生日」等；小說只有本書「格雷的畫像」和在獄中用碎紙寫就的「獄中記」兩篇，均極受重視。

本書「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是他的一部主要長篇小說，亦爲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其內容大要爲：道林格雷是一位年約二十的美少年，畫家巴席爾哈瓦德被他的純真和美貌所吸引，爲他畫了一幅肖像，以使他的青春和他的藝術同垂不朽。畫家的朋友亨利華頓老爺，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一天，他在畫家的畫室中結識了道林格雷之後，便向這位天真無邪的少年灌輸享樂主義的理論，聳恿他去及時尋樂。畫成之日，這位少年感於青春易逝而藝術不朽，便說了一句寧與他的畫像易地而處的祈願——畫像腐朽而他的青春常駐，並說願以他的靈魂作爲交換。

某日晚上，他在劇院偶然認識了色藝雙絕的年輕女伶賽貝兒文納，數次相見後，即誓金玉之盟。某晚，他帶同畫家和亨利老爺前去觀劇。由於賽貝兒愛他心切，不但深感受愛而戲假，而且急欲脫離舞臺去過愛的生活，以致演出奇差，使他的朋友不屑續觀而退席，他亦頗覺難過。散戲後，他跑到後臺去對她責備

了一番，不理她的解釋和求諒，即絕然而去。他返回家中後，偶見他的畫像顯示殘忍之色，因即取鏡對照，發現他自己的面目並無變化。心想，這可能是他的祈願應驗了：他傷了她的心，而他的畫像代他受罪。他雖曾想回到她的身邊向她謝罪，但終於自我辯護了一番而沒有行動。

次日消息傳來：年輕女伶賽貝兒服毒自殺身死。他痛悔之餘，本欲擺脫亨利老爺的影響而決心向善。但他意志薄弱，不但悔而不改，且以有畫像代罪為護符，仍舊繼續享受他的青春之樂，乃至腐敗墮落，甚至因自心作祟而謀殺了勸他向善的畫家朋友，亦無愧意。

如此過了十八年之後，他的朋友都顯老態了，而他却仍如二十歲時一般年青漂亮。但他對於官能的享樂終於感到厭倦，且受不住自己良心的責備，時常疑神見鬼，覺得非常痛苦不安，急欲改變生活，以謀補救。某天夜裏，他精神恍惚地宴罷歸來，悶極無聊，便到頂樓他隱藏畫像和謀害畫家的地方去看他的畫像，發現它已完全變了模樣：頭髮和兩鬢已經灰白，面部和兩頰亦已增加了許多皺紋，甚至口邊還顯得血蹟斑斑，看來甚為猙獰可怕。他對這幅反映他靈魂罪惡的畫像愈看愈難受，終於忍不住拿起他謀殺畫家的那把刀子，向它的胸部猛然刺了一下。人們聽到了一聲痛苦的呼叫和物體墜落的聲音。大家趕去一看，只見牆上掛着一幅家主人的畫像，而在它的下面地板上，則躺着一個形容枯槁、精神憔悴的中年男子，胸口插着一把刀子，已經沒有氣息。起初，人們不知他是誰，後來看了他手上所戴的指環，才知他就是白天看來還很年輕的道林格雷，亦即那幅畫的畫中人，只是他本人已經變得醜惡可憎，而他的畫像却仍如十八年前所繪的一樣，年輕、純潔、可愛，並未受到任何損傷。

這部出版於一八九一年的奇幻小說，不但反映了唯美主義的哲學觀念，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反對維多利

亞時代文學上的感傷主義氣質。對於本著的一般批評，頗多紛歧：有的指它爲享樂主義的作品而大加攻擊，有的說它是道德的諷喻而熱烈讚賞。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完全視讀者的氣質和教養而定，原無絕對的定論，正如作者在本書「前言」中所說的一樣：「一件藝術作品的意見紛歧，顯示該件作品複雜、新穎，而又富於生命。」在此，我們不妨將它當作一篇成人的童話或美麗的寓言去看；雖然它的主旨並不一定如此；因爲它的作者是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的。

譯者自幼即喜讀他的童話故事，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以後想讀他這部小說，但遍尋不着。事隔多年，頃承晨鐘出版社白氏兄弟雅愛，囑譯此篇，總算完了一個久未實現的心願，慶快之餘，謹在此附筆誌謝。

本書原文優美含蓄，中有不少古語隱語，且常直接引用法文以示其旨，譯者不學無識，謬誤之處，自所難免，尚祈高明讀者不吝賜正！

譯者 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日識於蟾蜍山

第一章

畫室裏充滿着一股凝重的玫瑰芳香，而當夏日的和風在花園裏的樹林中蕩起之時，更有一陣濃郁的紫丁香的氣息，或更爲優雅的石竹花的香氣，從敞開着的大門中透來。

亨利華頓老爺躺在波斯鞍囊式的沙發的一角，像他往常一樣，一面吸着無數的菸捲，一面瞧着那樹密色的金鏈花的閃光，它那些顫動的枝條，似乎不堪負荷一位有如它們一般的火焰似的佳人；而成羣結隊的鳥兒的幻影，不時掠過那些伸展於窗前的綢幕，造成一種瞬間的日式風味，使他想到那些運用靜態的藝術媒介，表達速度和動作之感的面色蒼白的東京畫家。蜜蜂帶着陰沉的嗡嗡聲飛過那塊長長的未經修剪的草地，或單調地盤旋於那些疏落的沾滿泥土的忍冬之間，似乎使得那片沉寂顯得更加鬱悶。倫敦的隱約噪音，有如遠方一架奏着低調的風琴。

在畫室的中間，裝在一具直立的畫架之上的，是一位風貌非凡的美少年的全身畫像，而在它前面不遠處，則坐着這位藝術家其人——巴席爾哈哈瓦德，他之數年前的突然失蹤，不僅曾經導致大眾的巨大騷動，

並且引起了許多奇異的揣測。

當這位畫家朝這個他曾經將他的藝術巧妙地溶入其中的瀟灑而又自若的形像看了一眼之後，一道愉悅的微笑掠過了他的面孔，頗有留連不去的神氣。但他突然驚動了起來，且閉上眼睛，以手指按着他的眼臉，好像要把他唯恐醒來的某個奇異的夢籠罩在他的腦中一般。

「這是你的最佳作品，你所作的最好的東西，」亨利老爺懶懶地說道。「明年你一定得將它送到格魯斯芬洛去才是。這個學院太大太俗了。每次我到那邊去的時候，不是人多得使我無法看畫，就是畫多得使我無法看人，實在太糟。格魯斯芬洛確是最適當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他仰着頭笑道，在牛津時，這個奇異的動作常使他受到朋友們的嘲弄。「真的，我真的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

亨利老爺皺起眉頭，透過由他那有着鴉片污漬的煙捲在空中捲成夢樣螺旋的藍色煙圈，驚異地朝他瞧了一眼，「不將它送到任何地方去？我的朋友，爲什麼？你有什麼理由嗎？你們畫家真是些怪物！你們不惜一切博取榮名，而當你們一旦得到的時候，似乎又要將它拋棄。你們真蠢，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談論更糟，那就是不被人談論。像這樣的一幅人像，不但可以使你高過整個的英國青年之上，而且可以使那些老頭子大發醋性——假使他們還有一些兒熱情的話。」

「我知道你會譏笑的，」他答道，「但我真的不能把它拿去展覽。我加入了太多的我。」

亨利老爺在沙發上伸展了一下身子，大笑起來。

「是的，我早就知道你會笑的；但事實如此，仍然沒變。」

「你加入了太多的你！啊喲，巴席爾，我到沒想到你竟如此自負；我真的看不出你與這位美少年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你的面孔粗壯，頭髮煤黑；而這位美少年，看來他好像是象牙和玫瑰花瓣所造。暖，親愛的巴席爾，他是一個自戀的那西索士，而你——嗯，自然，你有一副聰明的樣子，如此等等。但美，真正的美，終結於聰明始生之處。本質上，聰明乃是一種誇張的形式，可以破壞任何面孔的和諧。當一個人一經坐下來思索時，他便完全成了鼻子，或者全是腦袋，或者某種可厭的東西。看看任何博學行業中的成功者，他們是多麼地令人討厭！自然，除了教會人士，但他們教會中人是不能思想的。一個八十歲的主教總說着他在十八歲學來的東西，因而，自然的，看來總是絕對的愉快。你這位神秘的少年朋友——你雖沒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但他的畫像確是使我着迷——他從不思想。關於這點，我很有把握。他是一種沒有頭腦的美麗造物。冬天，當我們無花可以觀賞的時候，他應該經常在此。而夏天，當我們需要某種東西冷卻我們的頭腦之時，他應該經常在此。不要洋洋得意，巴席爾，你一點也不像他。」

「亨利，你不瞭解我，」藝術家答道，「自然我不像他，對於這點，我很清楚。真的，我要像他的話，我會很難過的。你聳肩嗎？我對你說的是老實話。所有關於生理與智慧的一切差異，都是有定數的，那種似乎跟蹤歷代帝王的命數。一個人最好不與他的同胞相異。在這世上，愚蠢醜怪者的命運最好。他們可以安閑地坐着，張着嘴巴呆呆地看戲。如果說他們不知成功為何物，但至少也不致嚐到失敗的滋味。他們像我們所應該生活的一般活着——寧靜，淡泊，而沒有任何憂擾。他們不會摧毀別人，也不會被人毀滅。亨利，你的地位和財富；我的頭腦，譬如——我的藝術，且不論它的價值如何；道林格雷的美好姿色——我們大家都得為諸神所給予我們的而受苦，劇烈地受苦。」

「道林格雷？這就是他的名字？」亨利老爺問道，越過畫室向巴席爾哈瓦德走去。

「是的，這就是他的名字，我原沒想告訴你。」

「爲什麼不想告訴我？」

「噢，我無法說明。當我極端喜愛某些人的時候，我從不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任何人，那樣做等於放棄他們的一部份。我已逐漸喜歡保密了，這似乎是一件能使現代生活對我們變得神秘或奇妙的事兒。一件最平常的事，一經隱藏，便會變得非常有趣。如今，當我離開本市的時候，我從不把我的去處告訴別人。如果我對人說了，我必然失去所有一切的樂趣。我不妨說這是一種愚蠢的習慣，但這似乎可以給一個人的生活帶來很多的浪漫氣息。我想你會認爲我這樣做實在太愚蠢，是吧？」

「絕無此意，」亨利老爺應道，「絕無此意，我親愛的巴席爾，你似乎忘了我是結了婚的人，而婚姻的一個動人之處乃是：它使生活有彼此欺騙的絕對需要。我從不知道我的老婆究在哪兒，而她亦不曉得我在做些什麼，每當我們碰面的時候——我們確有偶而碰面的時候，當我們一道出去晚餐，或者到公爵家裏去的時候——我們彼此都以最嚴肅的神情將最荒謬的故事講給對方聽。內人對此頗爲擅長——事實上，比我更爲拿手。她對她的那些約會從未搞亂，而我一直也是如此。但當他確知我要外出時，她從不爭吵。有時候我到希望她大吵一番；但她頂多祇是拿我揶揄一頓而已。」

「亨利，我討厭你談你婚姻生活的那種態度，」巴席爾哈瓦德說道，漫步朝通向花園的門走去。「我相信你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丈夫，但你却全然恥於談論你的美德。你確是一個非凡的傢伙。你從未說過一句有德的話，然而你亦未做過一件失德的事。你的冷嘲熱刺祇是一種姿態罷了。」

「自然祇是一種姿態，但我知道這是一種非常惱人的姿態，」亨利老爺大笑著叫道；於是這兩位青年一同走出到花園之中，然後安坐在一張置於月桂樹下的竹櫬之上。陽光悄悄地滑過光亮的樹葉。白色的雛菊在草叢之間顫抖。

隔了一會，亨利老爺掏出錶來，看了一下。「巴席爾，我想我得走了，」他喃喃地說道，「但在我走之前，我堅持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這是我剛才問你的。」

「什麼問題？」畫家兩眼凝視着地面說道。

「你很清楚。」

「我不曉得，亨利。」

「嗯，讓我來告訴你吧，我想要你說明何以不想展覽道林格雷的畫像？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

「我已經把真正的理由告訴你了。」

「沒有，你沒有告訴我。你祇說因為有太多的你在那裏面。看，那是多麼孩子氣的話。」

「亨利，」巴席爾哈瓦德定定地瞧着他的面孔說道，「凡是用感情畫成的畫像，都是畫它的那個藝術家的而非被畫者的畫像。被畫的人祇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它並非被畫家所揭示的那人；它是用色彩將他自己畫於畫布上的那個畫家。我所以不願展出這畫的理由是：我想我已將我自己靈魂的秘密表露在它裏面了。」

亨利老爺大笑了一陣。「那又是怎麼回事啊？」他問道。

「讓我告訴你，」巴席爾哈瓦德說；但一道困惑的神色爬上了他的面部。

「我在洗耳恭聽，巴席爾，」他的朋友朝他瞥了一眼繼續說道。

「噢，亨利，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畫家答道；「而且我想你也不會明白的。也許你不會相信的。」

亨利老爺微笑了一下，俯下身去，從草叢中採了一朵有着粉紅花瓣的雛菊，拿在手裏審視着。「我相信我會明白的，」他凝視着那個金色的白羽樣的圓盤應道，「至於相信什麼，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相信，只要它可以相信。」

風兒震動着樹上的一些花兒，而濃郁的紫丁香帶着一簇簇的星星在陰沉的空氣中搖來擺去。靠牆的一隻蚱蜢嘖嘖地開始鳴叫起來，而一隻瘦長的蜻蜓震動着棕色的翅翼，像一條藍線似的從他們的面前掠過。亨利老爺覺得他好像聽到巴席爾哈瓦德的心跳，不知他要說些什麼。

「這事說來很簡單，」隔了一會，畫家說道。「兩個月前，我到布蘭東夫人那兒去參加了一個大雜會。你曉得的，我們窮畫家不時要到社交場所去亮亮相，祇是讓大家知道我們並不是什麼野人。穿一套晚禮服，打一條白領帶，就如你某次對我說過的一樣，任何人——即便是股票經紀人；都可以因了溫文有禮而獲得聲譽的。嗯，我在房中，與那些穿着考究的王公貴婦和乏味的院士先生們談了約十分鐘的時間後，我突然發覺某人正在向我注視。我轉了半個身子，第一次瞧見了道林格雷。在我們四目相交的當兒，我只覺我的面色逐漸蒼白起來。一陣奇異的恐懼感掠過了我的全身。我知道我已與某人面面相對，而此人的容貌如此迷人，假如我任它所迷的話，它將會吸住我整個的本性，我整個的靈魂，我藝術的本身。我原不想使我的生活受到任何外在的影響，亨利，你曉得的，我天生不受拘束。我一向自有主張；至少過去是一向

如此的，直到我遇上了道林格雷。然後——我真不知道如何向你說明才好。某種預感似乎對我說：我已到了我生命中一個可怕的危機的邊緣。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命運已爲我準備好了非常的歡樂和劇烈的痛苦。我變得駭怕起來，轉身準備離開那個房間。使得我如此作的，並非出於本心，而是一種怯懦。我並非爲了面子而企圖逃避。」

「巴席爾，本心和怯懦實在祇是一回事兒。本心祇不過是這個公司的一個商號而已。」

「我不相信這種說法，亨利，並且我也不相信你會相信。但不論如何，不論我的動機是什麼——也許是一種傲慢，因爲我一向都是非常自負的——我確是掙扎着到了門口。自然，我在那兒碰上了布蘭東夫人。『哈瓦德先生，你不會這麼早就要溜開吧？』她尖聲叫道。你是知道她那怪異的刺耳的尖聲的吧？」

「是的；他像一隻孔雀，無一處不像，除了容貌，」亨利老爺說道，以他那長而有力的指頭，將那朵雛菊扯成了碎片。

「我沒法擺脫她，她將我拉到那些皇親貴族之間，還有那些佩着星星和勳章的人們，那些戴着巨冠和鸚鵡鼻的年老貴婦。她將我說成最要好的朋友。在此之前，我祇遇見過她一次，但她却存心捧我。我想那時我的某件畫作已經獲得了大大的成功，至少曾被那些廉價報紙談論過，那是十九世紀時的不朽標準。突然間，我發覺我與那個容貌曾經那樣奇異地擾動我的少年面面相對。我與他的距離很近，幾乎觸到了彼此。我們的視線再度相接了起來。這事對我並無任何關係，但我却要布蘭東夫人將我介紹給他。也許那並非全然毫無關係。那祇是無可避免的事。即使沒有經過介紹，我們也會彼此交談的。我相信是這樣的，事後道林曾對我如此說。他也覺得我們是註定要相識的。」

「那麼，布蘭東夫人如何描述這位奇妙的青年呢？」他的朋友問道。「我知道她進去是爲了給她所有的來賓來個簡報。我記得她將我帶到一位掛滿勳章綬帶的紅面老人面前，以一種使房中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的悲劇式的耳語，對着我的耳朵噓噓地將那些最爲驚人的細節數述了一番。我直想逃開。我喜歡自己找人聊。但布蘭東夫人對待她的客人簡直就跟拍賣人對待他的貨物一樣，她不是將它們全都巧飾過去，就是對你講述它們每一個細節——除了你想知道的那些。」

「可憐的布蘭東夫人！亨利，你對她的批評太苛了！」哈瓦德冷冷地說道。

「我的好友，她想設立一個沙龍，但結果祇開了一個餐館。你叫我如何去讚賞她？不過，說說看，關於道林格雷先生，她說了些什麼？」

「噢，好像是：『可愛的孩子——先母與我相依爲命。全然忘了他做些什麼——也許他——什麼都不做——噢，對了，彈鋼琴——還是拉提琴，我親愛的格雷先生？』他和我兩人都禁不住大笑起來，於是我們立刻便成了朋友。」

「以鬧笑作爲友誼的開始，亦不算壞；以之作爲結束，更佳，」這位年青的老爺說，又採了一朵雛菊。

哈瓦德搖了搖頭。「你不懂友誼是什麼，亨利，」他喃喃地說道，「也不知什麼叫做仇恨。你喜歡每一個人；這也就是說，你對每一個人都漠不關心。」

「你太不公平了！」亨利老爺叫道，將帽子推向腦後，抬頭瞧着那朵像散開的白綢似的微雲，飄過綠松石一般的夏日天空。「真的，你太不公平了。我對人的分別是非常清楚的：我揀容貌優美的人爲朋友，